

晉

書

十七

愍懷太子

子寤臧

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閭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為師孟珩為友楊準馮蓀為文王子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為師傅以何劭為太師王戎為太傅楊濟為太保裴楷為少師張華為少傅和嶠為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適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群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

楊濟息寔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異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孛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勅黃門闈官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降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爰埋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脩牆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置菜藍子雞麪之屬蜀取其利東宮舊自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採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石姓兇暴深以為憂每斥忠規勸太子脩德進善遠於讒諂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謚侍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謚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詹事裴



權諫曰賈謚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
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人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
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
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謚聘之心不
能平頗以為言謚宜與太子圍棋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謚謚意愈不
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密
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
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
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
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
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一月賈后将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
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遍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
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
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了了之中宮又宜速自

了不自了吾當了了之并謝妃共要尅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如
毛飲與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將為內主願成當
三牲祠祀君天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文見遂依而為之其字未
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武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
書及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
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
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
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為副及大將軍梁王彤
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
太子為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宗賢門再拜受詔
步出承華門乘鹿轎轎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二皇孫于金墉城考
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
逆詔以黃門自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
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龍其空前

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鬱鬱差在予歲觸躄生
齒牙南風石名沙明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
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為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
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為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
三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
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為之求請恩福無有
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
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
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且來吐不快使往空屋中坐
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
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東來見與使飲酒
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放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
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
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曰不飲三升酒也曰實未食恐不堪又未

王日列三三

三

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云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
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
一升飲已醉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
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
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覓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
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
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
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
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密太子之廢比日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
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若
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
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令息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
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
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猶足以為功乃可以得志倫

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子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醜怙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為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臣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孔恭之及賈后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子負收疑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諸副以光顯我祖宗祗尔德行以從保傳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尔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已復見於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討厥有

列傳二十三

四

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切悼悵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為太子服長子斬衰群臣亦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蜀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悼蓋飛裂又為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幼稟英挺芬馨誕茲旣表駘齒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尔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寔是不明牝亂沉哉豐冪結禍成爾之逝矣誰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尔之負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壺闈于主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啓建降亦尔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屯交旣營將寧尔神華髮電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指紳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謚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閭績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獻臧尚並與父同

幽金墉

彪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死四月追封南陽王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已巳詔曰各徵數發姦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蜀即轉為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投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為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孫太安元年二月癸卯薨帝服齊衰暮謚曰冲太孫

史曰敗愍懷挺岐疑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詎厭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由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踈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一人之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兪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母者哉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殿宮肇建儲德不恢撥蜂構隙歸胙生災既罹凶忍徒望歸來

陸機孫拯

弟雲雲弟軌從父兄喜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毒偏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群雄鋒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陳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湯置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初蒸裡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歟起之師跨邑哮鬪之群風驅能罷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勦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列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勇犯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

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其後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群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龍襲逸軌獻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惡稽于遺風而加以篤彰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立園旌命父乎涂巷故豪彥尋聲而響百臻志士晞光而景鷲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為師傅周瑜陸公魚日肅呂蒙之時入為心腹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品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疆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

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旅武步原隰謀臣盈
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討之志蓋是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
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道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
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
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戰子輪不
反由是一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劔財匱而吳茫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
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
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
揖群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焱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
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折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
於南荒衝輞自於朔野黎庶免于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
矣太皇既沒幼主莅朝茲回肆虐景皇聿興度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
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

朝左丞相陸凱以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于奉鍾離斐以
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
猶良爰逮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去朋之憂
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于邑城池無柔藩籬之固
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云翰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
人濟西之隊軍未夾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
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
俄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
曰晉二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
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公羽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
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
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聲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
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
公之威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巨之賞披懷虛已納謨

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感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
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
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踏踏以荷子明之疾分茲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
忼愾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
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群
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
及中葉夫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
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
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
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
政脩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生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
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播藩接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
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
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舻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

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王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
械御其變天子摠群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
其氣固無可過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
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資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
寶城以延疆寇資重幣以誘群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於
江外築壘遵渚袷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公策東下陸公偏師
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跡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
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
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
謀非吳盟豈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且襄白之師廣州之亂禍
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
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
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

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之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脩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人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志宇交秀無悲躬之思忝離無愆周之感矣至大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詔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荅云千里黃羊美未下鹽豉時人稱焉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大傅楊駿辟為祭酒會駿誅田粲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粲心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班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客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

晉書列傳二十四

四

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囧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主顧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其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大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為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囧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脩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黜辱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颺以墮而風之力蓋負子血膏曹道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墮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晉也是故苟詩啓於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歷觀今古徼一時之功而

居伊尹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動神器暉其顧眄万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袷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手且夫政由審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顛快二不悅公旦之卒高平師二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節而齒劔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號食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

列傳二十四

五

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方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陟危機將發而方便仰瞻眄謂足以夸世矣古人之末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表動之可矜閤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尺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无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尺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魏二之盛仰觀前賢洋二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无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為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為窮流一匱之累積成山獄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為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固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

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
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
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
親疏之宜使万国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
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
在於悅下為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
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食天下
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思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
之實万国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礼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
暴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无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
安由万邦之思化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
躰辭難而心膺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至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

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
制弊於疆御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累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
乎七雄昔成湯親昭夏后之鑒金公且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
然五等之礼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
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无弊大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去崩
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无可
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
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
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徵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
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
必一道顛沛之累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万国之大德知陵夷
之可患闇去朋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之令主于有餘世然片
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疆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
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閔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

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具襄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
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是以諸侯咀其國家之富
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百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
皇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
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忘其失節割削宗子
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龍衣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
漢易以拾遺也光武中興簣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
疾僅及數世歟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
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百千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
鼎爰據其天邑鉦鼓震於闔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
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隴
暫擾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而九服久亂哉遠惟王莽篡通之事近覽董
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
乏具襄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

五等制下四

上

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
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
世位不必常全民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
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
率連屬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
之興矣苟或襄陵百度自悖粥蕩官之吏以貨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群后
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政
郡縣之長為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人良士
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
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
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衆比日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
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
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

以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宦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為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黑心害機龍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稜比死之初官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嬖寵超領萬

晉書列傳四

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德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帽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復吾兄弟宗族蒙國重因父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曰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

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都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推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旣爲子孟致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紋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鄉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少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凡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髮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縷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問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

正百列二四

又曰旣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駃駃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書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日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崇屢發明詔厚戒曲且奢國家算繁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爲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

崇大化造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
一且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
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迂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時晏信任部將使覆祭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書曰部曲將李咸
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
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太農誕比星清廉淑慎恪居所
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踈聞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
戾今感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且所
闕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
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
若開懷信士之無失况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
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且發
明令罷此等覆祭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云爰才好
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

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
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
庸君侯雁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
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
奧抽靈匱於祕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藻翰林言
敷其藻採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觀今古宰府婆娑公門
接靜隱寶具淪虛藏器表裳龍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盤
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悵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帟玄綱括地
天網黃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
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
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
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
穎表為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固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固誅轉大將軍
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致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

史盧崇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
居之邪致深忿怨張昌為亂穎上雲為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
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高等上疏曰
統等聞主聖明旨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
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人
受戮天下知誠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
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
明公興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谷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泰
平之期不且則久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垂
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
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
反逆之徵且令王粹等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百姓然後加雲
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卒措實為大重得則足今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
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

晉列傳二十四

十一

實慮此卒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慙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

迴者三日盧崇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驥一詎明公而擊擊趙

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

見殺罪无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蜀隨克入者數十人流

涕固請穎惻然有省雲色子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无男

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脩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

新書百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豆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見草

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

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无人居雲意始悟却

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无玄学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為平東祭

酒亦有清譽言与雲同遇室天將軍免軍孫惠与淮南内史朱誕書曰不

意三陸相攜聞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傷

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

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者聲名好學
有才思嘗為自叙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
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
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
娛賓九思真所謂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
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子薛瑩最是國士之
第一者子荅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荅曰吳孫皓無道
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
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
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
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
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淹沒而遠悔各第三已下有
聲位而近憂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復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
年啓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土歸稱並以首繫不

五言刊傳二十四

尚書郎弋陽太守

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脩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
勅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為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為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至是荆衡之杞梓挺珪
璋於秀質馳英華於早年風塵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
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
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
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
吳運文武弈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且其承俊乂之
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
滅家喪巨遷矯翹南辭翻摺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
巢傾西鳳激浪之心未騁遠骨脩鱗陵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
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
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

去焉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
而桂親豈塗塗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
罕有常安韜竒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
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
一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臣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
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
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
悲天然則三世為將興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
凶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列傳第二十四

晉書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晉書五十五

御撰

夏侯湛

弟淳淳子承

潘岳

從子產

張載

弟協二弟元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壁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湯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闔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其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胎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

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迴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能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公適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真交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群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



此皆未是僕之所置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无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噁辯佞隨群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路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鄉音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東景鄉曲之徒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无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藉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群公自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糞盈掃除之器譬言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

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嘘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暫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澗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國以臨其邦縣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有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无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量桓文之勲抵擬管

仲蹉窅晏嬰其遠則欲升鼎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齋神獨善
其身玄白中虛佐尔養真雖力挾大山將不舉一羽揚波万里將不濯
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躡結躡先結躡事取才進人此又吾
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噲風飲露不食五穀豈大清遊山嶽
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无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
榮辱故能入无窮之門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
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
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即署約志勤卑不亦
言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審戚之近桓公或投之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
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躬主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審戚
出車下而階大夫外无微介内无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
慕取貝以自厲布古以揀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鉉刀不能泥
騏驥驊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馬蹇足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

晉書列傳二十五

三

之數而壁士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
桑榆此利鈍之與見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
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无雅正可準論无片
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
不嫌僕德之不劬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
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傳說操築以
寤王審戚擊牛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湯以放言君平賣卜
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
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緘於士
官僕雖不敏竊頗仿佛其清塵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
令以卹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其辭曰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弟淳瑀瑀謨摠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乎
訓籍傳于詩書者歟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尊乃心乃聽砥礪乃性

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啟屢厥
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
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又厥
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
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不隆我
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藉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二墳五典八索九
丘圖緯六藝百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
序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
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
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
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棗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无文我后
不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欽智非世載
德用慈文于我后我惟丞丞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
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弥高鑽

之弥坚我用欲罷不敢豈唯躬是懼寔令跡是奉厥乃書分而食夜
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寔尔猶是儀嗚呼子其敬哉俞子聞之周之有
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我
齒齒則受厥教于書琴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慈子弗倦我有識惟与
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祗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
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
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子其為政最尔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
子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清教之不泰是訓子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
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于恭事予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
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
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群弟夫祚于我家俾尔咸休明是履復淳美
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瑀厥清粹平理謨茂哉雋哲寅亮摠其
弘肅簡雅瞻乃純鏗惠和惟我家蔽極否于義訓嗟尔六弟以其滋義
洗心以補子之尤子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子之長於

仁未見子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摠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父子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子其敬忘于厥身，而匡子之纖介，翼子之小疵，使子有過，未嘗不知。子知之，道改，惟冲子是賴。子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无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剴，南而不厲，厥其成子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脩身在愛人。瞻曰：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愾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瑀亦昌言。瑀曰：俞無忘於不可不敬于己，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吳湛曰：俞摠亦昌言。摠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比日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

五月二十二日

五

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淳字孝冲，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率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己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尋為散騎常侍。

潘岳字安仁，荊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比，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綰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大尉府。年秀，才泰始中武

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尠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乎方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籍其農其農三推方國以祗耨我公由遂及我私我簞斯盛我簞斯齊我倉如陵我廩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无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韜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二官攤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无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竇舍於逆旅魏武皇帝

晉書卷之三十一

七

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多有温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榻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迫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懼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負路告糶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旣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并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即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患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心使客舍洒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顛顛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嶺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揚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大傳主簿駿誅除名初

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由於河陽善鼓琴今頗能屬文岳之為河陽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為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網紀比皆當從坐同罪至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言詭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愆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言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无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負忠履復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

五曰少傳二十五

長安今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効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蠶園疏供朝夕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審濩有道余不仕无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浹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逕度垂臺傑其高跼闕天文之秘奧觀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幕綠徽谿子巨黍異黍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蠶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紫映圓海回泉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祇聖

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曹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絃名王懷壘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為美子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儼澗菡萏敷披竹木蒼翁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浦桃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棗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董薺甘且莢菱芡芳蕖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宣秋暑者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周家園體以行和樂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頰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池昆弟班白

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此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囹為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尔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誣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垂頭

而反岳從子居

屋宇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居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

聖日傳二十五

十

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驚寒希奔放之跡鈔刀競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咷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類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播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志危而巳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志退而巳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志亂

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黻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躬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食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繫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論議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万物者也然患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幸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

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孝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躬可以收万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辟位致養大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叅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躬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興駕次于太李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端壇爲殿懸幕爲宮天子位于西

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三季儒官措紳先生之徒垂纓
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
陳壘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躬躬拜俯之勤資在三
之義謙光之美弘劭闕里之教克崇穆二焉豈二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
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
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群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季徒國
子咸來觀禮我后昆是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
闐闐般辟俛仰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
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无愚知路無遠迹離鄉越國扶老携幼不期
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
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者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
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方載之會也后其恭礼官宴聞俎且全厠末
列親覩盛美藏清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評
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選度其辭曰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黃精

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
景熙遐緒參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靈蕩定荒阻道濟群生化流
率土後帝承哉不陔曾構奄有万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
躬日躋濬哲閑茂留精儒術敦悅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
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太子臣聖容穆二侍講問
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蹟温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
重師上曰言莫陳其三季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鑿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
希亶亶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躋神合幾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
二君謁藹庶寮俊人麟萃髦士芻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
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紳珮振
諧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有惟馨香舞以六代歌以九成幸
胄子祀祀享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由時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
以道万邦蟬蛻矧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摘藻絲匪玄黃水罔方圓引
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

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齊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
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
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駕龍是廁身澡芳流自玩盛
事竭誠作頌祗詠聖志出為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政厲公平
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為乘輿歲其辭曰易稱有天地然
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天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
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
將以導乎群生之性而理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
哉夫古之為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君有欲
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多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
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徒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人之天下
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脩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
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
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子心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

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
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
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
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尺
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
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足以為王者膺受命之期
當神器之運揔萬機而撫四海簡群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
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為獨
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當試撰而述之不敢片至
尊之號故以乘輿自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眾文繫而義
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駉駉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岱恒星
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茫茫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峙
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疋履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未

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既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為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躬監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且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有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為亂階躬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且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護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効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敷之斯睦無遠不懷靡匪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脩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救桀惟湯尅殷伊武故

五目列二十五

十四

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獄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冠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推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但官左右而取介匠已蓋有國有家者莫去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豈不為累由夷非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感受雋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左逐疾篤取假拜埽墳墓聞齊王固起義乃赴許昌固引為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為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居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携家屬東出成臯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

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嚴梁
山積石峨峨遠屬蜀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棘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
嵩華惟蜀之明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
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
生獻壽矧茲挾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越趙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
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且起洞庭孟明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
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民眇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街壁覆車
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
武帝遣使徇之於劔閣山焉載又為推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
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
尹有幸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
勝紀蓋聲發響自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欤設
使秦莽脩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
况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

五列二十五

十五

韜是以驚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
亦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
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躡蘭草
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
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兵榜越舡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
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
車之名乎青散繫霜紱於籠中何以効其撮東郭於韝下也白猿玄豹
藏於櫺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犀弄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
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荆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隸抱
關屠釣之倫且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孟之術抱伊管
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也若斯湮
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談况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為枉伏
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

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
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傑卓蹀
傲儻之徒直將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
班之士苟不能匡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
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為濛記賦司隸校
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
作即出補肥鄉令復為著作即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
沙王又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
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雋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祕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
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
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蜀詠自娛擬諸
文士作七命其辭曰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超世高蹈遊心於浩
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音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

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駢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
津旌拂霄嶠軌出蒼琅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
顧右室而迴輪遂適冲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澗蕭瑟虛玄冥
海渾渾濶濶其後嶺谷嶺嶮張其前尋竹竦莖茂陰其壑百籟群鳴籠其
山衝颺發而回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嶺憩長風隙辨歎之辭命
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
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竄有生之權
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寧短羽之栖翳奮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
之歡彈九州之腴鑽屈穀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
萃荒外雖在不敏苟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
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層陵金岸岬岬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
虛之巢下無趾實之蹊搖則峻挺若邈嶢嶢晞三春之溢露翹九秋之
鳴颺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

構雲梯陟崢嶸剪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
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鍾韻清繞梁追逸響於風採
奇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妙宮發葦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
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士之徒流宕白雁之儔撫促柱則酸鼻
揮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淶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
蕤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禁救塵為之擗標孀老為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
耳六馬嗑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
未能也大夫曰蘭宮秘宇雕堂綺權雲屏爛軒瓊壁青葱應門八襲
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闕以萬雉之墉尔乃曉樹迎風秀出中天翠
觀尖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
楨素瓊爛粉拱嵯峨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
秀乃圓并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規幽堂畫密明室夜朗焦冥飛而風生
尺蠖動而成響音若乃目厭常玩體倦惟惺攜公子而雙遊時娛觀於
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

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藹俯採朝蘭想惠風於蘅薄眷椒陸於瑤壇尔
乃浮三翼載中泚潛鯁駭驚翰起沈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
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權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
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乘鷁舟子為水嬉臨芳洲兮拔垂要之樂以忘
戚遊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觀之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疑地閉風厲霜
飛柔條多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師尔乃列輕武整戎
剛建雲旌啟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駟驢屯羽隊於外林縱輕
翼於中荒尔乃張脩罽布飛羅凌黃岑挂青密畫長盤以為限帶流
綵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散校舉麾贊獲鼓金機馳鳴
鏑翦剛豪落勁翻連騎競騫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陸動響
飛形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彈地穴乃有圓文之研
斑題之縱鼓鬣風生怒目電睨口齧霜刃足撥飛鋒軌林蹶石扣拔幽叢
於是飛黃奮銜銳育逞伎蹙封狝攢馮豕拉翹離控解紉鉤爪摧踞

牙擺瀾漫狼籍傾榛倒壑墮齒掛山僵踣掩澤數為毛林隰為丹
溥冰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鳥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
弦有駟連驅酒駕方軒千鍾電醕萬燧星繫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
烟歡極樂彈迴節而旋此亦畋遊之狂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公子曰余
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劔歐冶所營和谿之鈺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鑊
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且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
陰漫既乃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鑿水凝冰刃
露絜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捐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
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翺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尔而已哉若其靈
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卿聲貫二都或
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只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
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瓜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
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驥之駿逸能超越稟
氣靈川受精皎月眸矚黑照玄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

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尔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
虬蛹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
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尔乃踰天根越地隔
適汗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斯蓋
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
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尔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
極陸之毛伊公饗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芍藥晨見露鶴霜鷄
黃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踏翰音之跖燕醢猩唇髦殘象白
靈川之龜萊黃之鮫丹穴之鵝玄豹之胎輝以秋橙醅以春梅接以商王之
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子鱗出自九谿賴尾丹腮紫翼青鬚尔乃命文
離飛霜鏗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
足擬其薄繁肴既闕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
子之殼芳旨万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
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日單醪投川可使

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煇曄也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
公子曰耽爽口之饜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
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
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收其垂仁也富
乎有躬之在毫商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无以豐其澤皇道昭
煥帝載緝熙道守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
時王猷四塞函夏謐靜舟車投鋒青徼釋轡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
於昆吾之鼎群萌反素時人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
飾輿臺突短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蕩蕩玄髮巷歌黃髮擊壤解
義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未
被乎正朔莫不駁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蚊感惠无思不服苑戲九
尾之禽圍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駭於黃帝之園有龍遊川勿畏於孔甲
之沼万物烟燼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无外林无被褐山无韋帶皆象
刻於百非發乎靈蔡指紳濟濟軒冕藹藹功与造化爭流德与二儀

三言列傳卷之五

五

比太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
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龍聾耳之樂栖我部家之屋
田遊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
皇風載贖時聖道醇舉實為秋摘藻為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
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為工永嘉初復徵為黃門侍郎託疾不就
終於家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厲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
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祕書監荀勗舉亢領佐
著作即出補烏程令入為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
律歷志

史曰昌若掞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詔
敷文流英聲於友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
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蹟潘
著哀詞貫人靈並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丘藻潔如江濯美

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為一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強盈果拜塵趨貴
蕙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求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
欵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
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
見竒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
景陽摘光王府棟莩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
語也

列傳第二十五

晉書五十五

贊曰湛稱弄翰縵彩彫煥才高位卑往昔攸歎岳實合旨草澤思抑
揚趨權冒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棟華增映

江統 子彪博

孫楚 子衆 綽 纂 纂子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楚以義行稱為譙郡太守封元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巖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龍衣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氐羗所擾子孟觀西討自擒氐師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且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執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雖有取貝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因德柔懷也當其疆也以躬之高宗而備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儉仇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朝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徇四夷賓服此其已然

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疆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前羽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躬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豳魯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蜀國之西都荒毀百姓濟志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羗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

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若漢人侵之亦
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
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申委丘輿
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
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
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
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達愈之故哉
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怙終於覆敗段熲臨
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
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
討叛氏阿貴千萬許後因技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
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万世之利也今者當
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既其為國鄭國
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

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能不與華同而
因其褻敝大迂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
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
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
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
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
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
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
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
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万之衆制
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
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
兵三載征戍之勞老師十方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
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

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
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之食之虜恐勢盡力屈
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蒼昌羌
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
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子以此
等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
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
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
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
散流離湯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
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
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皆通今子遭弊事之
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
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

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吾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
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賄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
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覓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日夕之損
建終年之益若憚暫是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
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
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
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
于復求降附遂令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矣故何熙梁觀戎
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扶
羅求助於漢計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豐而作凶掠趙魏寇至河
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
際以一部大疆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
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
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

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彫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為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改選之例臣以為父祖改選者蓋為臣子開地不為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拍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為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躬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為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

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為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為比體例既全於義為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兵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嚴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刀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敏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深傳訪逮侍

臣觀見賓客得令接盡壅不足情沛然文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明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為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亞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魚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適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為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為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為公西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為後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

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為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且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賤賣貴販鬻南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答魯曾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丹相放莫以為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麩之屬獨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脩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為此既違典彛在義且以拘孿小忌而廢弘廓大道且可蠲除於事為且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

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
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
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為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旁不顧重辟
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謐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
統作誄叙哀為世所重後為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囹軍事囹驕
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五刑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頌請
為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朕服闋為司徒
左長史東海王越為兗州牧以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
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
舉高平郝鑒為賢良陳留阮脩為直三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
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成皇病
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子彪惇

彪字思玄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為參軍復為州別駕辟司
空郝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為司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

請為長史冰薨庾翼以為謫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于璆
作難彪討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中期
桓景為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之為尚書僕射
哀帝即位疑周貴人名號所宜彪議見禮志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
躬自藉田彪並以為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
為僕射積年簡文帝為相每訪政事彪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
祭酒卒官子啟歷琅邪內史驃騎謫議散子恒元熙中為西中郎長史恒
弟夷尚書

惇字思悛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為君子立行應
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
為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
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郝鑒檄為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為司
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儒林參軍徵拜博士著作即皆不就邑
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

與博游處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明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苻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宗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見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輿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尅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巽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龍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

賄葛越布于胡士貂馬延于吳會日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輳輳沙漠南面稱王宣王溥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安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所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无涯假氣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国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太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臨齟齬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凌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號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蛻內附願為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之

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却拍山河自以為疆殊不知物
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儻又盈朝武臣猛將折衝
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脩器
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剡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
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
眷眷未便電發者猶以為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
先開大信喻以存亡躬勤之拍往使所究也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
蹶然改容祗承往錫追慕南越嬰齊又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
江表永為魏藩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悔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
雲合拍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充豫爭
驅八衝征東申平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
星流龍游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
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勿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倫覆取戒萬世引領南
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

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前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
圖惟所去就劭等至吳不敢為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
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
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誣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
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升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
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劾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劾自楚始也征西將
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
井中群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
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
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
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廁役之貳員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
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傳巖望相於渭濱脩學宮起濼
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博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
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之威

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太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自吾自為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為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為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為餘姚令卒子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

五目列傳二十六

九

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更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荅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荅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雋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龍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少之汰之瓦右在後鑿齒曰敢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楊州刺史躬浩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即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

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白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
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
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
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
不逮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
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
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
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
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
亂已來六十餘年其君生歿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并埋木刊阡
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工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
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
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丞丞之思豈不纏
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无山陵之急亦未首

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
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
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
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量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
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
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衆喪
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
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
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
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
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一壘以奉衛山陵歸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
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
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逆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
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

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
年行之無使墮廢則負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
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
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恢乎人溫唱
高議聖朝么同日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
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言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
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留心豈非屈於人而允億兆之願
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
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郁便諸公之
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又音相亞位
至中軍參軍早亡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徙戎論寔小經
國遠圖然運距中襄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

十一

顛也逮敗心懷廢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彰位隆端
右竭誠獻替焯遺勿心榮利聿脩天爵雅出處異途俱難兄弟矣孫楚
體英約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貽皓之書諒曩代之佳
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弄違途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
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天爾統竟淪跡下邑窮觀
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惜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贊曰應元蹈美子荆越俗江真寡悔九孫貽擯辱憲統昆弟江左馳聲彬
彬藻思綽冠群英

